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二終 婁縣後學葉蘭謹校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三

南京操江都御史嘉善丁賓 南京翰林院孔貞和錢養廉 全校

南京鴻臚寺卿歸安錢士完 南京禮部司務仁和羅大冠 全校

南京掌翰林院諭德餘姚孫如游訂 後學 上元姚履旋參閱

十九世裔孫 方永祥重刊

序

宋氏世譜序

士有無位而可以化天下者睦族是也天下至大也睦吾族何由而化之人皆欲睦其族而患不得其道吾為之先孰忍棄而不效乎有族者皆睦則天下誰與為不善不善者不得肆至治可幾矣睦族之道三為譜以聯其族謁始遷之墓以繫其心敦親親之禮以養其恩譜之法正月之吉會族以脩

譜也四時孟月會族以讀譜也十二月之吉會族而書其行以爲勸戒也謁墓之法春序飲以申禮義秋序飲以明憲章也親親之道喜戚富貧相慶弔周卹也老壯稚弱相敬讓慈愛也役相助也力相藉也難相拯而死相葬也斯三者並行雖士可以成化況有位者乎不難於變天下之俗况鄉閭之近者乎近者宜其易爲有位者宜其易化然而莫爲且莫化者知道者鮮也知道而有位人焉得而不望之乎金華宋氏太史公之族太史公以道德文學師當世道之行先於其族凡可以睦族者無不爲矣斯其譜也譜非公一代之書後世之所守者也非止一家之事舉族之所取則者也使遠而後世衆而族人皆如公之心雖無焉可也苟爲不然有法以傳之猶恐其或廢况徒譜乎某是以私附其說于後俾後之人

得以覽而擇焉由一族而推之天下將必自茲始此固公之志也歟

謝氏族譜序

先王之盛以井地養民以比閭族黨之法聯民以學校三物之典教民凡羣居耦聚者非必有昆弟之親宗族之序然貧能相收患能相卹喪相助而死相葬喜相慶而戚相憂小而五家之比大而萬二千五百家之鄉其情皆如骨肉之親之厚且篤也及乎法弛教失雖同宗共出之人乖離渙散而不相合貧也而或陵之患難也而或乘之死喪也而或棄之於是倫理大壞而不可振嗚呼王政之廢興豈細故也哉當其行也能使至疏者聚而爲膠漆及其已廢至親之愛皆化而爲途人親睦之俗成雖天下不足治情乖勢散之餘士者欲

善其家族猶且難之吾以是知先王維世持民之道非後世所能及而後世之爲士者難於先王之時也象山謝德祚氏士之有志者也嘗爲薦者出爲南陵丞以歸其先由台之石馬來遷德祚閱其宗族傳序久遠子姓衆多而莫或統之其勢將至於渙散而不可合於是上自始遷之祖下逮其子孫凡十三世譜其名字壽年卒葬及其行事爲書且自述其意以告來者戒其無至相凌相棄以同於途人旣而復念石馬之族及近族之爲甯海陳氏後者乃悉訪其族人而省之遇其尊長有禮而待其卑且少者有恩苟尊矣雖少不敢忽苟族矣雖貧不敢遺與之交者咸稱其美以爲德祚非特能爲譜也必能睦其族子聞而甚善之天下俗固非一人一族之所能變然天下者一人一族之積也生乎世者莫不有祖有

祖者莫不有族使有族之人皆知相親相輔如先王之民聯之以譜牒糾之以禮文歲時爲酒食以洽其歡胥告戒以匡其失調恤資助以全其生是雖未行比閭族黨之法而先王之法意實行乎其中矣如是則民皆樂生而好善重其身而不遺其親天下幾何而不大治乎夫以德祚之有志而能修其譜不待予言而明也修譜而先王之法意存焉此則予之所欲言以爲天下勸者也

童氏族譜序

有天下而不能爲千載之慮者必不能享百年之安爲一家而無數世之計者必不獲樂其終身事變之生固非智計之所能盡備也然古之賢者甯使思慮出於事物之外而不使事物遺乎思慮之表方其燕安無事之時日夜之所營爲恒

恐一事之未周而啓將來之患一時之或懈而基無窮之憂人固疑其爲計之過也而不知必如是然後可委諸天命曾何曾見武帝論議無經遠大略語其子孫以爲天下將亂後果如其言吾嘗謂曾明於觀國而暗於自知夫以人臣處富貴之極不能爲國謀計而日食萬錢善爲子孫慮者果若是乎曾沒未幾而何氏無存者曾實禍之也自三代以降謀國之略皆何曾之所笑而大夫士之家抑又甚焉孝弟忠信以持其身誠恪祠祭以奉其祖明譜牒敘長幼親疎之分以睦其族累世積德以求無獲罪于天脩此則存廢此則亡此人之所以爲家者鮮或行之當其志得意滿田園不患其不多而購之益力室廬不思其不完而拓之益廣至於子孫久遠之計所當慮者則棄而不省以爲可委之於命而非人

之所爲嗟乎夫豈知禮義不脩子孫不賢則吾所欲富貴之者適所以禍之也而豈足恃哉若吾鄉童君伯禮則不然君有明識特操而質性敦厚平居恂恂以和而遇事善斷處兄弟義不忍析聚族而居諸弟承其志順其所爲相與作祠堂以奉其先祖歲時以禮行事遇人有恩而於族人尤厚嘗以譜牒未脩令子弟考質而爲之且屬子敘其首子謂童君可謂知所先後矣家之爲患常始於乖爭而乖忤之端在乎不知其本兄弟之於父其爲本近也其情親而易感也至於孫之於祖則稍遠矣由孫而至於曾元則愈遠矣而况由曾元而至於十世至於無窮者乎使十世之後而相親如兄弟知有其本而不敢視之如路人非統之以祭祀而合之以譜圖安能使之然哉是知家之有廟族之有譜善爲家者之所當

先也而童君獨知而爲之豈非賢乎雖然賢其身非難也使
其子孫象其賢爲難賢其子孫有道不違乎天天斯祐之矣
天者非它也吾心之理也茲理也聖由是而聖賢由是而賢
可以治身可以保家可以推而達之天下童氏後人誠能守
之而弗失處乎家則遺子孫以安出而居乎位則爲天下建
長久之業使童氏之宗赫然光於後世甯知不始於今乎子
與童君相好而其子姓多好學有文其姓氏之所自不待子
言而童君之美與其所當知者則不可不言也故爲之言使
知雖治一家亦不可無久遠之慮而童氏之盛蓋未艾也

葛氏族譜序

台之屬邑五其俗各殊地大物衆者則機辯輕捷而過於華
僻在險隘者則椎魯儉固而近於陋甯邑居郡之東北與會

稽四明相銜而爲往來之衝有山溪竹木之美稻麥魚鹽之
饒故其大家之優裕和雅喜學而好文其小民力業寡求鮮
爭而罕訟其俗最爲得文質之中然東西兩際巨海異時番
檣賈舶駢集競臻之所染習異俗人居其間或失其常惟縣
之北鄉風氣與密視諸邑爲最善北鄉有聚落曰泉水山秀
而川迴土地沃衍岡阜綿亘有若環帶者葛氏世居之葛氏
之先在宋初自東陽仁壽鄉之葛嶺來遷當端平咸淳之際
讀書取科第得官者數人然官止丞尉不大顯而諱午炎字
南仲者篤志爲善有惠及人厥後子孫日衆多蓄財積粟以
給鄉閭之求者相望屋之椽角相交田之疆畝相錯延袤數
里皆葛氏之族其地至於不能容則分而出居於外故其仕
者厚重遜讓訥於言而敏於事其隱伏耕作者咸知自遠於

法而保其家故其俗視縣爲尤美今十五世矣諸孫之文者
養心以爲族旣夫而不復輯之則異日或至不相親也謀於
諸父昆弟輯其枝派分別名享年壽卒葬之詳爲書徵余爲
之序天下之俗不能自成由乎一國之俗國俗之所興由乎
一鄉之俗鄉俗之所起由乎一族之俗苟非有君子長者出
乎其類而表率之何以保其室家而昌其後哉予嘗觀世之
名族子孫相傳閱數百載而不墜者其祖必有盛德餘善以
爲之基而又能防範培植以維持其變是以薰涵漸漬以成
其風俗及俗之旣成耳目之際皆足以化其心回能不奪于
世故而有以守其遺業苟無德以培其本無法以貽於後人
雖以天下之大而猶懼其弗能保而況於家族乎葛氏之先
其以奕世之善而養心復爲之譜以圖睦其族人此其爲宗

族計也不亦遠哉自茲而往將見俗益淳傳益盛非特若今
而已也予亦有意於斯事每謂非譜無以收族人之心而睦
族之法不出乎譜竊嘗折衷古道之宜乎今者欲與族人行
之德不敏而力不逮蓋久而求之試也養心昆弟多才而有
志能不慨然於此乎審能因是譜而行古之道則古之俗復
見於世則吾之族亦有所效矣蓋事或患於有志而勢不獲
爲或勢可以爲而患於用非其道然則吾於葛氏譜也其能
無所感也夫其能無所望也夫

范氏族譜序

爲子孫以奉先祀亦難矣爲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爲名人之
子孫難也爲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爲大賢之子孫尤難夫嚴
恭嘗守家墓保上世之所傳以自立於閭里常人能是亦足

矣而欲繼名人之門者豈止於斯而已乎行焉必端也言焉必信也學必有以過於人而才必有以用於世也求無愧於名人庶乎其可也而欲卓然立於大賢君子之後以求無忝焉則此何足以慰天下之望哉故言乎家世之可貴則莫尚乎爲賢者之子孫言乎道德之難全亦莫難乎爲聖賢之後也美才篤行之士子孫能世其家者未嘗絕而孔孟之胄千載無顯人非無顯人也祖德崇高難乎其爲顯也蜀之范氏在宋盛時忠文公景仁以危言高節爲海內所宗而正獻公醇夫以直道正學爲元祐名臣正獻之子元長復能繼先業爲建炎良史官聲猷之美後先相照可謂盛矣元長七世孫煥卿值元季之亂圖牒散亡重緝所知自忠文公高祖而下至于今凡十五世爲家譜以示將來煥卿之子彥良從子遊

因以序爲屬古之貴乎脩譜者非特以著世次紀官位而誇手人也蓋將使後世觀之而考世德之醇疵明流澤之廣狹而益思所以自立云爾在忠文之時表國柄以好惡榮辱當世士者莫如王安石呂惠卿在正獻時莫如章惇蔡京張商英林希之流此數人者方其志得氣盛視賢士大夫不啻其敵讐必欲擯廢竄殛之而後快由今觀之彼之禍心虐欲銷滅無遺而凶聲惡聞不可掩匿人至不忍言之於口而其遺尤亦未聞有存者縱或有之非惟人所惡見而爲之子孫亦羞稱其世而不慊其爲人范氏三三公雖不獲富貴於時或遭竄斥以死然至今尊仰師慕愈久而益隆而其後人猶能嗣詩書禮樂之傳久而弗變則夫人亦何樂爲小人而不思爲君子之歸故范氏子孫觀乎譜而師先祖之善戒小人之

惡則爲君子也可冀矣夫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猶盛也
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煥卿年八十餘學
行敦慎鄉人稱之而彥良亦好學有志所謂無忝於賢者之
子孫其將在是乎

徐氏譜序

徐氏出於伯翳之裔偃王爲江南著姓其在夫末者爲尤著
夫末支縣曰開化宋徽宗時名深始遷居之子孫雖不大顯
而能世其善脩其譜不廢國朝有天下其十五葉孫生以諸
生入太學擢給事中乃以譜來徵序世之號徐姓者皆稱偃
王爲諸侯未嘗受命仁義脩於躬而鄰國之君皆甘心北面
事之反覓征於周天子遁去不敢較其民相率而從之者甚
衆則其德之盛蓋有大王又王之風焉宜乎其後之昌而樂

祖之也與偃王俱爲諸侯者以千數今不能皆有後其名亦
無若偃王之盛者以此知富貴而湮滅者何限惟爲善乃足
傳於後世偃王雖不王其遺厥後者大矣今吳越有楊氏皆
夫業之諸孫問其所宗則赧然諱稱之雖其譜亦諱而不書
顏淵曾參未嘗有位天下之顏氏曾氏咸慕而祖之以誇於
人又可見善不足者雖貴盛不容於子孫德義之士布衣以
死猶爲萬世所慕不特偃王爲然也然則徐氏之祖偃王者
其不可思勉哉君子澤垂後世者有時而旣偃王去今二千
餘年矣蓋不可恃也有志者居田里則率仁義以化其鄉守
爵祿則率仁義以行其官如此則善爲徐氏矣苟不能然而
曰祖偃王其如偃王何哉

吳氏宗譜序

宋之遷於江南，去國都為甚遠，其地寬衍饒沃，有中州之風。故士之自北至者，多於家焉。于時，藝之俗比他郡為美，為學者先道德而篤行，誼尚廉潔而崇氣節，脩譜牒而謹名分，暨宋之衰而至于失國，老儒先生多感慨奮激，深衣大冠，處林壑甘貧賤而不肯少徇于世。今百餘年矣，余不及見其全，而喜與士遊者，樂其故俗而思其遺風，庶幾乎得有若昔之君子者而事之也。昔年見大史公于京師，心樂焉以為不愧乎宋之士者，其所為無不合者，而恨世不能深知公之為人，視其德行讀其文章而不知公非今世之士也。學于公者多矣，皆足以知公者，蓋眾求其內而不失士之行者，其吳彥誠乎。彥誠質厚而志篤，有司嘗以其才應薦，彥誠以親辭，不可薦者，閔其貧，謀于縣人，合數十緡贖之，却不取卒，辭于

大臣以歸。大史公執政家居，以事獲譴，就逮，故人親厚者畏禍及多避匿，散去獨彥誠左右。公如平時及公事竣歸，獨彥誠又將告諸閭里，知義者以周公余以是知彥誠過於恒人甚遠也。士當無事時，崇言侈論，莫不專言許或詆之為恒人必怫然怒及臨財利遭變，故能小異於恒人者，真矣。此宋之士所以為難能，余於大史公而益信彥誠之善學也。彥誠宅日修其家譜，示余知其先在宋為儒家，而彥誠欲序序以傳其族人，余言不足為吳氏告也。若鄉邦之故俗與彥誠志行之大端，則後人所宜知也。

樓氏宗譜序

先王之世，井田之法行，百姓相知，相拯恤，一國猶一族，一里猶一家，况其同姓之人乎。然猶恐其未至也，復立大宗小宗之

法以維持其心是以上下親睦風俗和厚歷世長久六七百年而不壞豈非治之得其道故耶自井田廢廢人各顧其家家各務其私至於兄弟自相攘奪况他人乎井田王制之大者吾未如之何可以稍見先王之遺意者惟譜系之法可爲耳一鄉之中一姓之人少者數十家多者數百家其富貧貴賤強弱之不同至相懸也苟無譜以列之幾何富者之不侵貧賤者之不凌賤強者之不暴弱也乎得其人謹書之可譜取而閱之曰是雖賤與吾同宗也是雖貧與吾同祖也是雖弱亦吾祖之子孫也默而思之慨然悲而惕然懼矣匪惟一鄉一姓者爲然也同邑同郡之一姓皆然豈惟郡邑之一姓者爲然一國之中其始徙必本於一人人能思之則雖相去千里可合爲一宗視之如一家也奚有爭奪哉是法也先

王之遺意存焉而廢也久矣親親之道息而風俗寢衰一鄉而同俗者且不思其本况郡國乎郡國之不可知而合者勢遠而無徵也勢吾亦莫如之何幸而可譜者惟同鄉者爾尚古之士間能爲之則又往往徇私而失實或謬制字名加於不可考之世或旁援貴顯之人如諸其譜之首而棄其所出之祖者衆矣是不亦愈失古之意故烏傷樓希仁蓋知此矣樓在晉宋間嘗有顯者希仁皆不敢取信獨自十世祖以下書之凡生仕卒葬之詳苟有間者無不備載闕其所不知而信其所知也嗚呼是不亦有識而合於古者乎公侯將相之生夫甯有種在人之自脩耳希仁第訓誘其族人自脩而爲善苟爲善後世不患無顯者斯譜不患無傳也余竊有志於先王善俗致治之道而力未足以見之觀希仁之爲而愧乎

志故序其末簡抑亦有所感也夫

丁氏復姓序

吾邑丁先生譜其宗爲圖以書言於子曰吾之先本丁氏世爲越之新昌人所居之地曰南州始遷之祖曰某傳十三世諸孫數十家其諱某者吾之曾大父也不幸少孤母夫人來歸甯海陳氏遂從而家焉陳氏因而子之歷吾祖吾父三世百年承陳氏祀雖知吾先之氏丁而不知其所由來新昌之族知吾祖以孤童適異邑而不知其所攸託蓋俱至於忽忘也久矣賴天之惠先祖之靈迨於吾躬獲遇宗人宜民於逆旅宜民丁氏之文者與予語族姓書余告之故宜民驚喜出其譜稽余言皆信乃以其譜授余余奉以歸奉昆弟子姓祇告祖考易神主爲丁氏祀禮所得祀者如常儀然而陳氏子

育吾先爲恩甚大吾亦不敢遽忘而遺其祀俾承嗣之嫡祀奉之於禮其宜子尚爲序其故以示後之人使自茲毋重至於忽忘也余受書視圖爲之歎曰先王治天下之具與世變滅盡矣所傳而不可盡變者獨姓氏爲尚存然而自秦漢降或更於俗主之賜或以避仇而易或以避嫌而變或以委身他族而棄其族籍籍乎紛亂如禾黍稊稗之相雜使人莫究其本根所存者未必可考可考者未必可信安在其爲弗變也哉當其初亂之時苟有稽古尊祖之士出而正之其變未至是極也因焉而不革冒焉而不去及其歲久地遠而益訛雖有欲正之者文獻殘缺亦終不敢果其是非此姓氏所以爲難言也今也丁氏之爲陳幸而地之相接爲甚近世之相違爲未遠先生有尊祖之美舊宗有可正之文宜其正之不

難也雖然人之自異於同類者姓也斯外也命於人者也所
由異於物者性也斯內也命於天者也外失之而不正不失
其為人內失之而不察則與物幾矣故善尊祖者莫先於知
其姓尤莫大於盡天之性丁氏祖齊丁公丁公之先尚父也
尚父之訓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
者凶此盡性者所宜勉也丁氏之子孫其尚無忽忘也哉

族譜序

昔天地未分名曰混沌混沌以後名曰太乙太乙以後
太始太始以後名曰太初太初以後名曰開闢開闢之始
分天地清氣上而為天有日月星辰濁氣下而為地有山川
草木其氣清濁以成形結而為人禽獸萬物之象清氣結而
昇者為聖人濁氣混而下者為凡庶其類各有四大之形同

稟五常之性性者情也有情則受命並受天地自然之氣結
為男女則有夫妻既有夫妻則有父子既有父子則有兄弟
則有朋友既有朋友則有爵祿則有諡號則有封邑既有封
邑則有茅土既有茅土則有親疎則有宗族既有宗族則有
譜序姓者生也共相生長宗者總也總統相連族者聚也非
類不聚各相尊榮三皇已前無文無紀五帝已後典籍興焉
莫不書其功策揚其德行典諸書其姓名顯其祿位序述千
古所驗則明其世代者可序曰譜者普也普載祖宗遠近姓
名諱字年號又云譜者布也敷布遠近百世之綱紀萬代之
宗派源流序述姓名謂之譜系條錄皆宦謂之籍狀天下書
之謂之紀諸侯書之謂之史大夫書之謂之傳總而言之謂
之譜譜者補也遺亡者治而補之故曰序得姓之根源記世

數之遠近父昭子穆首代在於目前鄭元曰譜之於家若網
在綱綱張則萬目具譜定則萬枝在今恐一枝之上枯榮有
異則強弱相凌一祖之後貴賤不同尊卑相濫今舉大綱以
明衆自是以四海各流乃東出而西歸九河分趣雖道異而
源同是以樹有凋榮之幹羽有長短之毛或短褐輕裘咸出
公卿之允佩玉負薪不廢運枝共葉詩云獨行踽踽豈無他
人不如我同父父子相因不比他人之姓豈是百裔同居一
祖千葉同生一株株強則葉盛根弱則幹微分之五世之謂
族元祖是稱之爲宗宗族同姓記之在此譜考究乎先世之
蹤以示萬代之孫也允者繩繩不絕之義可謂不忘親也雖
然散在九州而蹤允無二分居百國而祖稱攸同但記之世
數則尊卑可定必須忠孝於君親敬順於師長和睦於夫妻

信義於朋友親睦於鄉閭恭勤志慕然後位進於公卿名揚
於後世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人之基業子孫
根本不以無位門戶失次人善則門榮人惡則門賤所以敬
尊遠四惡敦五美脩六藝九思十善弗忘於須臾故常積
學蘊心明以聽視先世之敘皆記於習祿乃有孫不識祖字
子不識父諱問其由序則默然書其家傳則闕筆如此之徒
非紹隆後世之子也或曰富貴通所招何用先人之蔭聖人
自生不由父母中人以上皆有承籍至如曲木直枝頑父哲
子但取當時之用豈有稱祖之業而不記乎在心而略之耳
者也蓋聞譜者姓名之經緯昭穆之綱紀導一宗之根源提
九族之總統人倫根蒂君子貴之是以克者著之斯用之急
也世數綿遠枝葉難分時運盛衰苗允遠隔譜牒若存則依

憑有據記注精顯則品類無差今古相承班序俱存次長幼之高卑與官階之大小問源則不惑問世則不疑傳之記之以續後生無令斷絕勿有疑焉凡明十條例之于后

一序得姓之根源

二世族數之遠近

三明爵祿之高卑

四序官階之大小

五標墳墓之所在

六遷妻妾之外氏

七載適女之出處

八彰忠孝之進士

九揚道德之遁逸

十表節義之鄉閭

方氏譜序

方氏山於榆園之裔方雷比他姓為最先黃帝時有曰明在七聖之列其後有曰為帝舜友歷三代方氏不顯至周宣王時叔為將伐叛有大勳烈詩人歌之然皆顯河洛間至西漢

末曰紘者為司馬府長史河南尹會王莽篡國遂棄官徙江南居歛於是方氏始來江南紘生三子儕儲儼其後子孫甚眾大抵江南之方氏皆紘後而歛其宗邑也今歛山間猶多有方氏祖廟云武昌之有方氏則自元巡檢漢祥始紘九江來遷漢祥之先本莆人而莆之方又本閩閩本泉州長史達欽裔也漢祥之孫顛以國子生任于朝三轉為通政司丞議輯其先之可知者為譜而徵余序嗚呼天下之姓多矣孰有若方氏之最先者乎以唐虞以前之氏子孫蔓延江南宜其大顯非他姓比然而今北方之人以方氏為鮮有之姓論姓氏者反不熟方氏何哉蓋姓貴乎後世子孫之賢彼李氏王氏鄭氏崔氏其先非必若方氏得姓之早也以其代有偉人出乎其間人習聞其功名之盛故皆灼然著人耳目方氏

自放以後雖未嘗衰絕特以無大顯名之人生乎其間故迄茲不甚著聞然則爲人之子孫者烏可不勉哉使一宗之中得一人以顯其先自在他宗之中亦必有慕效而起者慕者愈多而所勉者滋衆則顯于世垂于後者可得也方氏雖欲無傳于人不可掩矣如是而立於世上以昭前人之緒下以開後嗣之基豈非丈夫哉竊有學問多材能善爲其職朝廷咸稱之自茲以往使後世謂方氏顯于今者自始武昌之方自翥而著其將在斯乎

溪上會飲詩序

天子在位十有三年詔赦天下免今年田租議賈政數十事行之四海之民靡不拱手加額懽呼晉慶時秋禾大熟民愈悅釋中康外熙豫于治安七月庚戌前太史蘇公平仲自金

華來舍于浦江黃氏翌日辛亥某往見又翌日壬子黃氏之長資善與客遊于舍北溪上張飲于西滸觴豆惟蠲蔬蔬以時酒行不亟談說孔洽涼風徐來拂樹振衣雲容水態滌人心曰賓主相樂甚某乃持觴屬資善曰君知所由樂乎資善曰惟嘉賓之辱臨獲周旋於尊俎之間敢不拜貺某曰君辭大謙雖然今日之樂某能言之六合之內吾聞闕黎首之民吾昆弟子姪使昆弟呻于庭子姪不安于室能獨樂乎曰不能益伏于輿奴隸鬪于廡能獨樂乎曰不能然則獲享此樂者非謂天下晏安兆民各順其性而吾因得休于此乎斯果誰之賜乎資善拜曰天子之賜也公亦曰子之言是也某舉觴壽公曰公嘗編摩禁林頌聖治道民和公職也公其可無辭公曰子言誠然某退爲詩三百三十言以進公和之已而

其文和之而增至五百言請公申之俾能詩者繼之而俾黃氏藏之黃氏之從遊者曰仲昭曰容

香巖溪亭夜集聯句序

去浦江鄭氏之西三里其溪曰香巖有室翼然臨乎其上方鄭氏之溪亭也鄭氏之秀而文者曰叔度愛其曠遠邃清而讀書焉今年秋八月甲子余自羅山抵叔度時雨新霽水循石行注于溪潭遊魚相追逐可玩余立視久之叔度聞余至出迎余曰美哉水獨有而樂之何不兼也叔度笑曰子欲樂則樂之吾豈子禁耶然觀於水而樂水之美未若不觀乎水而樂之為美也余未達叔度揖坐亭之次室坐始定聞疾聲砉訇若風雨驟至余駭且顧出戶視之目色杲如也益異之叔度曰此非昔之所觀者耶觀之樂在乎目所樂者淺休

乎斯危坐而聽自忘乎視口忘乎味四肢忘其所宜為而耳亦忘其為聽也孰知此聲之非天籁乎孰知吾之非天民乎而子何惑乎余曰子可謂善取物矣况夫會萬物之全而兼取之者乎叔度曰然乃共飲飲已暮色蒼然叔度之季叔鄂歌蘇子瞻赤壁賦余益為之喜叔度曰子瞻死三百年世豈復有斯人耶余曰聖人固不可數見孰謂天下果無子瞻乎於是大笑樂甚叔鄂請聯句余臥首三句叔度喜繼之燭至叔鄂又繼之遂送次不絕書遇句稍工輒撫掌夜愈深溪聲愈厲以為雨真室也以手承簷雷無滴水乃知非雨更一燭詩次凡八百言書授叔度真諸溪亭使人知余之會乎斯者有山樂乎斯也

梅隱詩序

卷之四十五

君子不可以忘世亦不可以徇世宜乎道適乎時不失其正
斯可矣有志世之心其過至於太高而無用志存乎徇世其
過流於鄙陋而無恥聖賢所以異於衆人以其才足以養民
仁足以遂物之性而智足以行之耳有其具而無用世之心
是謂之猶負其器不察其時之可否是謂之瞽二者皆非也
而猶爲愈以其自視者重而視外物也輕故有天下者命之
曰隱逸而旌別崇異之後世之士樂其名之可喜而利其物
之易售也不察已之有無每以隱自名飾其文辭藝能而奔
走乎市朝叫號乎有力者以取祿位及其既得則陽辭詭辭
以爲高在位者不知也信其然又從而以隱命之於是天下
無隱士非無隱士也隱者不求知於世而載乎人之耳目者
不足謂之隱也彼誠有得於心視外物如蚊翼蠅喙方以及

其身爲累安肯以是役其心哉近世之以隱稱者皆古猶士
之所棄者也吾嘗喜交海內賢俊欲因以致樂隱好遊者而
友之求之甚久而所遇不能逮古之所聞意者世固有寓跡
衆人之中而不可窺其際者乎故余於恒人未嘗敢忽之浦
陽鄭君仲載爲余稱會稽劉君伯時慕隱而雅好梅環其舍
植之而處乎其間人號之曰梅隱而劉君異時嘗仕矣其跡
不數數乎隱也余以是異之會稽自昔多隱者梅子真一世
奇士至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不識子真者未必不卒徒視之
也謂子真非隱者可乎事有跡甚類而心不同有不求其似
而趣不遠者然則焉知劉君非隱者亦焉知其果隱者也此
惟劉君知之吾不足識之而謂劉君好梅與慕子真蓋皆未
可知也夫不期乎當世之知而心獨追古人而友之非君子

其能然乎劉君審知此則吾不謂天下無隱者也

迎養詩序

人心果足以動天乎疾痛而呼憂患而祈窺焉而不會者固多矣苟謂果不可感也則誠臣孝子心之所願天必應之如影響者世多有之是則謂天不可動者非也謂皆可以感而致者亦非也惟事由乎天倫之正而立志堅確者所望必有成而出乎私情淺慮者不能也世之人以不足動天之事而要意其報及乎弗會則謂天為幽遠而難徵是豈知天者哉若今吏部侍郎東萊侯公景中之於父可謂能獲乎天矣公生七年而父坐累謫關相長而母氏嘗以故輒悲痛自誓願為學立身以贖父人膠州縣庠為弟子員劬書攻文晝夜靡懈年二十以高等入太學後一年甲子遂登上第擢給事中

以忠憤為上所寵任而念父之心未嘗少忘因乘間叩頭自陳請納官代父辭甚哀切上聞而憫之詔還其父皇太子復承詔俾乘傳躬至闕迎以歸公馳詣請所見父述詔旨父子相抱涕泣向闕拜無以為更生適俱至闕下謝恩上嘉其純孝眷待日益隆遂累除至今官薦紳士觀其事莫不稱嘆皇上待下之優喜公孝思之有戒相與為歌詩以美之而友人鄭公禮為屬官夫曹以書屬子敘天下之事其初可以力至者人之所能與也非人之所可必者非天莫能與於斯也夫學以淑其身固人之所可為至於學成而仕仕而列乎朝為近臣為書臣而為聖主所知受知之深而不違其願此豈人之所可必哉上不違其願矣使父或有疾疾則何以償人子之志今也父子相離十有五年而一旦高車駟馬迎於瘡痍

之鄉而歸致其養非夫誠心之至而天有以相之何能及是哉雖然天道恒與人事相符當海內未定時子之不得養父者衆矣孝思雖切孰從而應之今公幸際太平之時上方以孝爲治而用賢恤下重違人子之情是以素願獲伸而無憾雖天有以相之自非聖明在位莫能臻此榮遇也然則公可不思所以爲報乎夫孝爲萬善之原移事親之心以事君則忠莫大焉推愛親之心以及人則仁莫厚焉公以盛年處要在當竭誠以輔國家澤天下俾後世不特稱公爲孝子而爲忠臣則長見天道之佑其盛於今者非止一時之光寵而已也蓋人恒患乎無志有志而不怠則所爲無不成子雖不獲識公之爲人然觀其孝親而知其有志於忠君之業也故樂稱其事而以大者望之

鄭氏春夜賞花詩後序

有園池者則有花有花而得賞者難也有酒與穀閉暇則可以賞賞而能詩以記之者難也讀書之家或能文其多至于若干篇者又難也書客家而製作多者有之皆出一姓之人若鄭氏者又難也族屬衆者可及一姓而一家者鄭氏而已鄭氏之家以儉素相承雖有花他時未嘗賞而今也爲太史公之歸而特設筵以樂之又可尚也太史公致政而歸未嘗出遊而爲鄭氏出又難得也公之文不輕以與人而序鄭氏之詩又難得也公序人之詩亦有矣恐或至於流連而醉以太康爲規其愛鄭氏之深又難得也夫天下之物不可以數計其難得者人必貴而傳之是詩也其有不傳者乎

義門詩序

孟子言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先王導民之具詳矣政教以約之禮樂以正之刑罰以威之猶以爲未足而復宣之以言入之以聲音載於書聲感於耳斯民之視聽莫不有所勸戒甯有不善者乎秦漢以來治道湮熄先王之澤不可復見所存者獨詩爲粗完傳於學者孟子所謂仁聲詩蓋爲近之然其言雖存而不易人人誦說者且不解其意况於聞之者哉蓋世遠而事異旨微而理密人不爲之感者固宜也後世之詩出於一時之言殆若可以感人矣而病於道德不足而辭采有餘故雖可以感人而不能使人知性情之正夫人莫不有仁讓敬義之心也恒患不能言之以其心之所同然者人其耳戾者化悍者革悔者至於涕泣自訟喜者至於拊手蹈足此仁聲之所以爲深者乎惜夫其不見於世也久矣

予於浦陽王氏得士大夫所爲義門之詩而讀之喟然爲之歎息然後知仁聲未嘗盡亡也王氏累數世千指合食不以親疎少異其行信有足稱者詩之所言雖辭有不同者而其言必歸於孝悌禮讓慈愛敦睦懇懇然有闡俗思古之意使治天下者不用仁聲化民則已苟有用者舍是詩將奚取哉天下之不洽多始於民不親睦涵斯民於教化之中使之勇於爲善而怯於爲暴者豈條法約束顯示而明禁之亦惟濡滌其耳目昭融其心志俾自得之耳夫不能使民自得而欲以淺陋之術制之其俾致於安治者鮮哉今天子方興三代之政必以詩道化民將見王氏之詩采於史官而用於邦國然則此詩也非王氏之詩乃治世之音也非爲一時之觀美實後世之所法者也

王氏深溪集後序

僥倖可以致富貴而不可以得一善之名富貴可以予奪人而不可以得君子之譽天下公言甚可畏也趙孟之門與者能使之温餒者能使之飽徒者能使之車馬而行然欲使一人稱其義終不可得顏回原憲皆畸窮困厄之士食無稻而居無廬其勢不足以詒談者之口而稱仁義者必推而歸之人心之公不可以勢利奪也尚矣士之致乎美名者舍仁義何以哉一鄉之所予一國不予之一國之所予天下不予之而能名乎世者未之見也鄉之人曰然國之人和之國之人曰然天下之人和之天下皆曰然而不得當世君子稱之苟名矣而能傳乎世者未之見也故名發諸身揚於衆人而傳於君子豈不較然矣乎婆之浦江在宋中世有鄭綺者以義

聞當時而教其子孫不異曩歷元迄今凡十世如其初鄉人稱之浙水之東又稱之旣而天下又稱之名賢鉅儒遂發於文辭以詠歌之鄭氏嘗集爲書卽所居之地名曰麟溪集以傳由是鄭氏之義聞海內鄭氏之重深溪有王氏諱澄者嘗慕鄭氏名教其子孫取以爲法子孫承其志今越五世亦不少變鄉人遂亦稱之士君子亦從而贊美之王氏乃亦輯而爲書卽其所居之地名之曰深溪集將刻以示來世嗚呼王氏可謂知所慕而善於致名矣世之君子其學術殊其智識亦殊其居之遠近又殊至於稱王氏之義門如出一口然誠非有其實而衆譽之能若是乎天地之間自斯民之生其爲人亦衆矣然至今相傳而不泯者其名可得而數又何其少乎蓋惟豪傑之士能傳而湮沒無聞者多故也夫人之生莫

不自雄於一世及其死也至與草木同爲斯盡豈不誠感乎
故士論富貴貧賤惟善足以不朽仁義之心人孰無之讀斯
集者非惟王氏後人當思自勵有人心者皆知所以鑒矣

御賜廣場衛方指揮明謙五花名馬詩序

天之量不可得而測也觀乎晝夜之降升則可窺其度日月
之形不可得而識也視乎光華之所被則可知其明聖人之
盛德其高深博大茫乎不可以私智揣度也苟非因其慶賞
政令以求其志意之所屬何由而測識其盛哉自昔爲治者
戰伐之世多輕文吏安平之時多疎武臣是雖勢使之然而
理有不宜然者今天子以神武定四海當攻取之初文武兩
用各盡其材於封疆介冑之臣宏謨偉烈拔乎千載之上者
待以恩禮未嘗少忘洪武十八年秋九月廣場衛指揮臣方

某有宿衛勞出內廐五花馬賜之在廷羣臣咸咨嗟感激或
發乎咏歌宣修上恩以爲方氏光榮是歲廣場季弟以事還
台謂人言曰吾昆弟無分寸功上以先人之故官之祿之置
之左右比諸心膂舊臣天地之德念無以報而今重有此賜
顧吾兄弟其何以堪乃傳言山中俾某爲之序其事以示子
孫于無窮某於廣場雖未之識然以聖天子寵錫之隆而推
之其致此者蓋必有道矣古之賢將治身之道雖非一端然
在內而使人君親之以爲安在外而使國家倚之以爲重至
於後昆而承其遺澤而與國同休戚者自非忠誠神武可以
格乎天人其曷能臻此哉某昔於京師聞人言廣場敦碩異
貞而其季子好學有文繼今益自奮勵殫厥心力處輦轂之
下則思盡忠守疆宇于外則思愛民以承祿位于悠久方氏

之澤其有艾乎在易之晉曰康侯用錫馬蕃庶寵錫之來蓋未艾也魯人美魯侯之詩曰思無疆斯馬斯臧廣揚昆弟其尚深思國恩之隆厚載揚天子之寵命哉

衛氏紫薇詩序

人果靈於卉木乎筮而聽乎蓍紀日而視乎蓂靡草之死菊之有華歷象候時者以爲準三秀之莖連理之植論治亂者取徵焉則卉木未嘗不靈於人也謂卉木果靈於人乎贊天地之化遂萬物之生者惟人爲能然而卉木不與然則謂之不靈於人不可謂之果靈於人亦不可蓋人苟能盡其性則將與天地比德何卉木之不如苟蔽於私而溺於欲戕其性而謬迷其天誠有不若卉木之足信者矣以周公之聖管蔡至親而禾乃爲之異畝同穎管蔡雖人也而不知周公之可

尊禾雖微物而能彰周公之德焉可謂人果靈於物乎哉是知人誘於利欲故往往失其性無知無欲之物其受乎天者不與世俗變遷其能兆氣化之衰盛而發祥禎以示人也固宜新安衛氏爲三秦令族異時嘗有顯者正堂之陰植紫薇焉元季之亂百口逃難他所室廬草樹蕩爲灰燼者垂三十年及國朝平定海內衛氏之秀曰希古者始求故基而築室以居越明年紫薇復萌今二十年矣華幹之盛無讓承平時人咸謂衛氏舊族也其先蓋有厚德中衰而復興其將復盛乎觀於紫薇蓋兆之矣間者多爲詩以述其異夫卉木與人殊形而異類自常情言之邈乎其不相與也然而災祥之至多有徵焉者蓋人與物同乎一理與氣耳家之將昌氣之鍾也必盛人得之而爲才賢其在物也爲嘉卉爲奇葩榮茂必

異於常及其將衰也反是衛氏之家由一木而占之粹美之
氣鍾之者厚矣將見高才異能之士出而爲斯世之瑞文大
平之休以光耀於無窮豈特見於卉葉之微哉蓋人於盛衰
之兆多因物以見而物之禎祥非託諸人則不能以傳今希
古以文學鳴于關中而其子孫多有才而嗜學使紫微而果
有知殆必自賀其遭遇也夫

豐湖書室序

某初侍先君守濟甯獲拜叅政何公於山東行省公當天下
未靖時舉南粵數州之籍來獻天子弗勞干戈全其富庶乃
嘉寵公錫以璽書授之大藩公有德有威施政發令風行靈
斷莫敢犯而所爲皆本於寬厚尤好儒術平居讀書綴文無
虛時某獲侍几杖者數月公每稱其子奉先之嗜學固已知

公之必有後而聞奉先之賢及其居先君之喪畢來京師公
亦以老致政居國門南之私第又往拜焉而奉先適自粵來
省公命相與論辯往昔治亂之理奉先劇談歷數如江出巫
峽而東馳壯馬脫銜而驟於曠野也如髮初櫛而承之以手
爾淪盆而鼓之其緒雖多而不紊也恢乎如鋸斷木秩乎如
繩貫珠而連之也某益大駭知奉先之果賢不可及意其爲
學之功必有過人者已而奉先來言居粵時嘗卽惠州豐湖
之濱爲書室日講學其中士大夫多爲詩稱其善詩已聯爲
巨卷子爲我序之某於是又知奉先過人者在是也生于富
貴而好禮聖人以爲難彼在周之時去文武之化未遠猶若
是况今違聖人二千載惠距聖人之居六七千里而奉先不
惟好禮又能浸灌乎問學沈酣乎仁義出言制行鬱然儒者

豈易得哉是可見參政公之教行於家善格于天使然非世之徒富貴者比可歌也昔麟趾之詩稱公子之美聖人取而著于周南以彰周公之德今天子方法成周之治歌詩之作洋溢宇內他日采詩者得豐湖之詩必將序之曰此何公之化也則奉先之賢可以不朽垂千載而豈徒一時爲觀美而已哉

雷峯樵叟序并贊

雷峯樵叟者治之甯海人也世居雷峯之下業詩書敦禮讓代不乏人至叟尤爲鄉邦所敬式叟醇龐遂密事父母克盡子職處兄弟和以敬由是孝友之行聞于遐邇然不妄交接遇佻儉之徒恒趨避焉或以勢雄之故強與之善叟終不屈迺縉紳之士延至子家相與論古今人物賢否稽疑質惑雖

至浹旬洽月無怠容鄉間有忿爭不辨縣吏相與詣門質諸叟叟喻以一言咸悅服而去雅愛讀書自少至老不倦課子弟耕書有恒度風晨月夕聞絃誦聲則喜間嬉笑俚語則終日不樂性頗嗜遊觀值春和景明樹林蒼蔚鳥聲嘲啣烟靄間卽幅巾杖屨徜徉於山巔水澁與樵童牧兒伍心無厭焉因以樵叟自號或問之曰夫駕舟楫操網罟出沒于波濤者雖不自謂之漁人固以漁目之手耒耜腰鎌銍往來于畝畝者雖不自謂之農人固以農目之今叟居必冠裳行必杖屨所業必詩書無運斤斲斧之勤無拾枯束濕之勞而顧以樵自目其如名實之爽何叟曰若奚言之固也予惡夫世之人不脩其實擇美名而居之手未能操簡牘心未能頌章句輒軒然以儒者自居法律之莫諳爵號之莫曉輒岸然以古

之良臣自處曰長者曰先生曰臯曰夔已處之而不愧人呼
之而不異及察其所存豈有毫髮誠身之善及物之功乎予
病之者蓋久固不敢尤而效之特取其薄而易爲者自號亦
欲矯里閭之弊反浮風而歸之淳耳且予雖不躬樵者之事
而能得樵者之樂白雲溶溶彌布崖谷隴樹排青林溪漲綠
出入烟霞友于麋鹿而了不知塵世之榮辱若夫山林搖落
潭淵澄清霜呈錦樹壑殷秋聲蒼然長嘯谷應山鳴而杳不
知寒暑之變更推此而言四時之樂甯有旣乎彼樵者習其
事恐未能知其樂予雖不躬其事而彼之樂予能全而有之
庸以自目孰云不稱若笑言之固耶或以叟言告同里某某
聞之俛而思仰而悟撫掌而嘆爰爲作贊叟姓徐名山南字
廷嶽贊曰

詩禮奕燁族之右兮躬修孝友德之茂兮娛心竹素學殖之
富兮外防蠱賊桃薄不許爲友兮內存孝謹子姓咸歸于厚
兮雅愛山水斯樵叟之自號兮閔俗之淳咸遺實而取名兮
慨末流之汜溢欲派源而反舊兮攬烟霞之勝槩累於我乎
何有兮較厥德於欒氏之民尚奚先而奚後兮

望雲詩序

君子有以一言傳世者非以其言也以其事也非以其事也
以其德也戰國之士以辨說稱晉宋之士以清談著古之能
言者亦衆矣其言或存於世而世不之貴或聞於人而人不
之傳豈其言之不美哉事不關於倫理而德不足爲重輕人
之不取之也固宜昔狄文惠公嘗登太行見白雲孤飛而念
其親今數百年矣人子之行役于外而思親者舍白雲無所

爲言或繪而爲圖或發諸詠歌嗟乎當文惠公之出斯言也以舒其一時愛親之情耳夫孰知其卒傳于世而不廢哉蓋其德脩于身事功立于天下而洽于生民人思其德而不能忘則并其微言細行咸識而傳之以爲口實固非特以其一言之善也如其言則人子之思親視一物則感慕之心生孰不能爲是言哉衆人不傳而文惠公之事獨見取於後世非有以也夫今世之士知取公之言而不知公言之所以見取於人謂之愛親則可謂之能孝則未也若文登孫惟大者其有志於事親者與惟大年二十餘辭二親肄業于太學久弗獲歸省今年祇命來台之甯海去其鄉數千里甯海地際鉅海而登亦海邦也惟大觀飛雲往來海上因感文惠公之言而嘆曰倏南兮忽北雲之飛兮自我親側奉王事兮獨違

予職欲見親兮不得因悵然泣下縉紳之士聞而悲之多爲之賦詩古今之人同是情也天之降衷同是理也惟大之歎與文惠公之言何以異乎然文惠公之孝不在乎言而在乎德不在乎朝夕定省之微而在乎正國家匡社稷忠其君以利天下以予觀乎惟大持己廉臨事審其志甚美此可以爲孝親矣由是而充焉以之治民則盡乎仁以之事君則盡乎敬歛之爲德施之爲功安所往而非孝子之事哉故平居而飲食甘旨不去親側可以爲善養而不足謂之卓行疾病而割股刺血可以爲難能而不足謂之達孝致其身爲聖賢君子而以令名貽其親此豈非孝之至者乎惟大學周公孔子之道而有志於古人子不敢以衆人望之也孰謂惟大而不以君子自望哉德爲君子而言爲後世法此文惠公所以爲

孝也惟大有取於其言其必知所擇也夫其尚知所勉也夫
張氏思親圖詩序

古之爲治者以誠御下而不預防其私其才畧之任也拔於
閭巷之間而俾治其郡邑不使其有逆情拂意之歎故仕者
內得以養其親而外可以盡其職後世則不然任人不問其
地之所宜心之所願必置諸數千里之外以爲不若是則恐
其顧私而廢法嗟乎使吾所用之人不賢邪雖易地而處之
不能絕其私也使得賢者而用之彼視其妻子且不肯徇私
恩以違道况其州里之人乎不慎擇於未用之先而曲爲之
禁是以仕有去鄉之憂有不能養親之憾而國亦不獲得才
之益如是者蓋千餘歲矣自三代以來聖人所立之制世主
降革毀棄者相屬獨於此則守之以爲宜然此余於張君之

思不能無所感也張君世家河南之蘭陽其父母皆老矣而
君猶爲倉庫之官於東南遠郡欲迎以養則勢有不能欲請
而歸則法有不可每言於人則悲歎不已或爲圖其鄉閭景
物之槩日觀省之以自慰能言者多發爲詠歌以寫其憂思
人子之於親朝夕養於其側者職也出而仕於世壓於法而
不獲終其養者亦職也養且仕焉兼盡其職而無憾者古之
事也而張君今之人也古與今判也久矣張君之於親欲無
思得乎雖然古之君子蓋有言矣口體之養不若心志之養
也身之不遠不若名譽不亡之美也使親日與俱而道術無
聞於世名聲不昭於後以爲善養則可矣而於孝乎何取誠
能不卑其官敬慎其身俾職益脩吾之位隨以夫人稱其事
以貽父母光榮則於孝也得矣吾聞張氏異時嘗有顯人而

張君敦厚能承其業父母之望其身有非特朝夕之養也信能以孝之大者自勉則雖不獲終養於家豈足憾哉

趙彥殊字序

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其離乎大中一也然求其近似者與其不恭也甯隘乎君子之處世不徇物以爲同不詭俗以爲異辟諸飲食裘葛適乎宜不違乎道而已一乎同其弊必至於枉己一乎異其弊必至於駭世不期於同異而無詭狗之失者其惟君子乎天下皆趨於利吾獨志乎義天下皆趨於邪吾獨志乎正非吾求異於當時也將同乎古固不得苟同乎今也賢者吾同之不賢者吾異之非吾求異於人也務道之同固不得無少異也同於不可不同而異於不可不異皆順於道而無所容心焉則人以爲宜然而莫敢以爲非

矣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其謂是耶浦江趙生其名曰同或字之曰彥志其父謂未足以盡其義也請更之子更之曰殊而謂之曰今世之所少者非同也其患在乎苟同而不知異苟同而不知異者流於迎合而多詐愚者陷於阿曲而近鄙欲世之大治安可得哉生之質可謂美矣而又飾之以文翼之以禮豈將同於當世云乎哉必亦務古之同而不同乎俗務道之同而不恤人之好惡斯可也漢之時若汲長孺可謂異俗之士矣若胡伯始可謂同世之士矣伯始近於惠長孺近於夷伯始不若長孺之近於道也生學古嗜道方以大中爲歸夷與惠安足效哉同於所當同而不苟同異於所當異而不苟異生之所宜爲也執其一而不合乎道者非君子之事也

鄭生允充字序

余友浦江鄭君叔寬之子耀年十六受學於余能記經傳數十萬言而約之其說鄭君請冠而字之余取孟子充實光輝之意字之曰允充爲辭以祝之矣鄭君復爲之請曰子常愛是子也以爲可教教之於始冠將望以成人之事子其何以命之余曰人之具耳目口鼻四肢全而百骸順者形之成也冠帶衣裳佩玉而曳履望之儼然有儀而可愛者服之成也是皆可以爲人矣而古之君子不是之重者豈不以爲德乎故孝友足以宜乎家忠信足以合乎鄉可以爲人矣而未成也智足以燭乎理才足以建乎事可以爲人矣而未成也必也窮天下之理有諸已而誠兼仁智之道而不滯於一偏全文武之器而用舍各以其時達以功傳隱以義著者其惟成人乎而非學尙能至是故由孟子之言而求於古人之中若高柴原憲愿潔懋廉見之者服而聞之者慕可謂善人矣而有諸已者未至也漆雕開之篤於信道子路之勇於改過可謂信人矣而充實則未及也曾子子夏可以爲充實矣而未至於光輝德全于中而形于外政教可以善俗而文章言語可以化民者其惟孟子乎孟子之德優爲大人其未達乎聖者未化也使孟子而化則與孔子何異學必至於孟子而後爲成人則人豈易成乎哉三代以下才智藝能不愧乎古者甚衆而成人未之數見蓋道之難知也久矣今余望生以聖賢之事其可不致思乎夫以恒人而欲以聖賢較功絮德人固疑其莫之稱也然爲人而不以聖賢自望賤其身孰甚焉教人而不以聖賢望人誣其人孰大焉鄭氏世家也持身範

家之法人以爲得三代之意則余以聖賢望生者非敢誣乎
人也孰謂生之好學而忍自賤其身乎洪武十五年春正月
既望撰

黃仲儀仲顏字序

眉山蘇先生字浦江黃君憲曰仲儀爲辭以祝之其說旣大
矣而復請於予予固以不佞辭仲儀女兄之夫鄭君叔度力
爲言且曰先生之先文忠公嘗字張恕曰忠甫厚之是固有
一人二字者矣子重字而申言之不亦可乎余重字之曰仲
顏而告之曰子嘗見射者乎虎熊豹豺之候陳于前射者之
志各有所存焉志之所存目存之手存之身存之爲勢又存之
其志在乎豹去乎豹者鮮矣必不中乎豹也志存乎虎去乎
虎者鮮矣必不中乎熊之側也茫茫然無所定志極乎高遠

而射之則終於不中而已矣聖賢之爲學亦然古人之善雖
無所不學而取法於古人則各有志焉周公舍武王而師文
王孟子舍曾子子思而學孔子言之所則者文王孔子也行
之所效者文王孔子也日之所習夕之所思者舍文王孔子
無所用其心故周公之道與文王類而孟子謂予爲聖人之
徒使一聖一賢不各師所可師而泛焉慕乎古之聖人其志
雖高而於成功也難矣今之學者其質非皆不若古人也其
不足爲聖賢之徒者知好古而不能取法也漢之處士有黃
憲者人稱之爲顏子而言論行事無傳焉仲儀之姓名其尚
與之同乎抑亦慕之而將法之乎憲之德量渾融不可得而
澄撓近乎顏子犯而不校處衰世而不欲仕近乎顏子之舍
之則藏然顏子之所至非憲所及也憲質美而未聞道蓋所

謂善人歟其視顏子猶曾子子思之視孔子也吾不欲仲儀
學之也仲儀苟欲慕憲其學顏子乎學顏子而未及猶足以
爲憲學憲而不得非惟不及顏子且并憲而失之先生謂仲
儀云者欲其法古人之善也余重以仲顏云者欲其師顏子
也思前之所字以取乎聖賢之道思後之所字勉而取中
於顏子焉此先生與余言也好古而不知所歸苟一乎憲而
自畫非所謂仲儀仲顏也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三

終

婁縣後學葉蘭謹校

